

牧令書輯要

牧令書輯要卷十目錄

事彙

館舍街道橋梁官樹之政

顧炎武

工役

潘杓燦

城署

王植

急事用惠

黃可潤

驛站

潘杓燦

失火

潘杓燦

緝私鹽

徐文弼

事神

王植

河南永城縣捕蝗事宜

王鳳生

憲綱

答劉輯五書

魏象樞

覆兩江制府策公問興革事宜書

袁枚

居官格言

熊宏備

筆記

陸世儀

上制軍條陳利弊書

周鎬

上王撫軍條議

周鎬

禁司道府縣濫差檄

趙申喬

飭巡道清查州縣詞訟檄

陳宏謀

寄楊清江錫綬書

陳宏謀

飭吏八則

謝振定

取賢否冊

賈漢復

八條察吏

程含章

杜州縣交代積弊議

張師誠

答汪方伯書

曾鏞

牧令書輯要卷十目錄終

牧令書輯要卷十

安肅徐棟致初原編

豐順丁曰昌雨生選評

事彙

外攘內安。斯教養裕而政無餘矣。顧致用不厭其詳。而推類必要於盡。凡有事關牧民而分之不能悉分者。總歸一編。附於各類之後。曰事彙。庶無不全不備之憾云。

館舍街道橋梁官樹之政

顧炎武

讀孫樵書褒城驛壁。乃知其有沼有魚有舟。讀杜子美秦州雜詩。又知其驛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驛舍。殆於

隸人之垣矣。予見天下州之爲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爲唐舊勑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此又樵記中所謂州縣皆驛。而人情之苟且。十百於前代矣。然今日所以百事皆廢者。正緣國家取州縣之財。纖毫盡歸之於上。而吏與民交困。遂無以爲修舉之資。延陵季子遊於晉。曰。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說又不獨人情之苟且也。漢制官寺鄉亭

漏敗精垣地壞不治者不勝任先

自効古人所以百廢具舉者以此

古之王者。於國中之道路。則有條狼氏。滌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潔清。於郊外之道路。則有野廬氏。達之四畿。

合方氏達之天下。使之津梁相湊。不得陷絕。而又有塞
師以巡其道。修候人以掌其方之道治。至於司險掌九
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則舟車
所至。人力所通。無不蕩蕩平平者矣。晉文之霸也。亦曰
司空以時平易道路。而道路若塞。川無舟梁。單子以十
陳靈之亡。自天街不正。王路傾危。溝漑徧於郊關。污穢
鍾於輦轂。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
視。睠焉顧之。潛焉出涕。其斯之謂與。說苑楚莊王伐陳。
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
也。以莊王之霸。而畱意於一巷之溝。此以知其勤民矣。
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

河則蒲津太陽
河陽雒則孝義石柱之梁

四。維則天津永濟中橋滿則滿橋

木柱之梁三。

皆渭水便橋中渭橋東渭橋

巨梁十

有一皆國工修之。

此舉京都之衝要

其餘皆所管州縣隨時營

葺。其大津無梁。皆給船人量其大小難易。以定其差等。

今畿甸荒蕪。橋梁廢壞。雄莫之閒。秋水時至。年年陷絕。

曳輪招舟。無賴之徒。藉以爲利。潞河渡子。勒索客錢。至

煩章劾司空不修。長吏不問。亦已久矣。況於邊陲之遠。

能望如趙充國治湟陁。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

從枕席上過師哉。五代史王周爲義武節度使。定州橋

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爲治

其橋。此又當今有司之所愧也。

周禮野廬氏。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國語單襄

公述周制以告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釋名曰。古者列樹以表道。道有夾溝。以通水潦。古人於官道之旁。必皆種樹。以記里至。以陰行旅。是以南土之棠。召伯所芟。道周之杜。君子來遊。固已宣美風謠。流恩後嗣。子路治蒲。樹木甚茂。子產相鄭。桃李垂街。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柳。亦多見之。詩篇猶是人存政舉之效。近代政廢法弛。任人斫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而官無勿剪之思。民鮮候甸之芘矣。後漢百官志。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功。並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是昔人固有專職。後周書。韋孝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頽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

州勅部內當墩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
蔭。周文帝後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
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
樹。焉冊府元龜。唐元宗開元二十八年。於兩京路及城
中苑內植果樹。鄭審有奉使巡簡兩京路種果樹事。入奏。高宗永泰二年。
植城內六街樹。中朝故事曰。天街兩畔。槐木俗號爲槐。
行也。舊唐書吳湊傳。官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湊曰。
榆非九衢之玩。命易之以槐。及槐陰成。而湊卒。人指樹
而懷之。周禮朝士註曰。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淮南
同。然則今日之官。其無可懷之政也久矣。

工役

潘杓燦

修創最爲難事。然亦有要緊公廨城隍。以及文廟校士館貢院演武廳之類。恣其倒塌。避嫌勿顧。非公心也。如欲舉行。必須先期估量工食料作等費。開立冊簿。若大興大造。須先申呈上司。詳准方行。小修小葺。宜於詞訟公罰中取之。有犯罪輕者。責令買甃瓦若干。木石灰釘若干。明白交與管工人役入冊登記。毋得折銀入庫。以生嫌疑。其貧無力者。量令助工數日亦可。

城署

王植

城池衙署祠宇公所及庫倉監獄之屬。官事無非家事。不可謂力所難任。遂傳舍視之也。余每至一邑。城垣祠宇或自捐。或倡捐。或請帑。或詳允。或卽行。雖重用民力。

行有急緩。皆不敢任其頽敝也。余每初至閩庫。必盡出其所儲。一一檢閱。宜存者。逐件封固加封。年久敝壞之物。無關緊要者。或賞獄囚乞丐。或命焚之。更有年久已結命盜案內諸兇物。卽命瘞而棄之。乃另爲庫簿加硃存案。凡獄囚冬夏宜恤。宜備等事。常先事諭行。迨憲文至。而余行在先。卽枷示人犯。常早發放一二日。不待滿限也。若倉儲獄囚。不時親行省視。屋宇宜修者。卽命修之。一則免倉儲黷變。胥役侵漁。監犯疎虞。獄卒肆虐諸弊。亦毋令觀風者覩其境內諸事。因循貽譏訾謔也。

急事用惠

黃可潤

河工緊急之時。用威不如用惠。余常取庫錢百十千分。

置堤上買料僱工急時輒用之故民踴躍而無廢事辦大差亦然。

驛站

潘杓燦

驛遞通傳使命文移事爲要緊日逐過客須有勘合方准供應查點動用器物審其成造年月一有損缺籌畫補添囚徒審其發到時日冒替買放常爲勾回官房舍鋪倒塌者酌爲修葺廩給人夫必遵照糧單支給毋使虛冒一應上司按臨遞解錢糧先期關白下程護送必須整齊嚴肅毋使誤事其在沿河大路有兵馬過往人夫船隻應付須要豫先准備毋使等候以致騷擾地方其關文馬匹鹽菜更有火牌勘合務必按數供應若爲

數繁多。又無豫備之項者。凡知照一到。卽爲具文詳請院司。應動支何項錢糧。批准何項。卽行應付。事畢造冊請銷達部。其中經承大有侵冒。須親自勤慎。細心察訪。衝陸之驛。重在養馬。經制夫馬。固有定數。然馬之宜添宜省。夫之應汰應留。並用馬之必均。則又當揆時度勢。立法稽查。務期人畜咸宜。供頓無誤。蓋時當差繁。則須墊料添馬。以節其力。馬力得節。雖有墊補之拮据。而可免倒斃之買賠。是以增爲省也。時幸差少。則減汰瘦癯。省草省料。以備差繁之添墊。是以省爲增也。若驛中馬夫名目不一。有名喂馬夫。專管養馬有名馬牌子。專管送差有名探馬。專管打探往來差使其所給工食。有二三四分不等。其所喂

之馬。有一二三匹不等。在牌子探馬。但期足用。可以循
例。惟喂馬之夫。大宜裁夫併食。使身心專一。不可因循。
故。冒漫無斟酌。大約一面大槽。可喂四馬。一夫可管二
槽。馬夫雖屬小戶。一家丁口。約以四人爲率。每人須食
二分。給與工食。非八分不可。宜於馬廠之中。多蓋房屋。
令其攜帶妻子。入廠同住。晝夜與馬不離。工食照數給
足。則不俟他營。自然專心全家。以養馬爲命。自然協力
而喂。無不盡善矣。至於用馬之法。均則無力。乏病死之
患。蓋馬之良劣不一。有官坐者。力德俱全。宜伺候官長。
有大差者。力勝而性未馴。宜負重急行。有小差者。性馴
而力怯。宜供往來乘坐。各須因材均用。大凡差使人員。

無不欲騎良馬而馬牌子隨馬送差途中馬有蹶失多
受鞭扑故每檢官坐送差而駑劣者多置不用於是良
馬差繫力竭而病駑劣不用癡養而驕供頓恆苦不給
法宜立簿給驛令其逐日註差填報不時稽查倘用馬
不勻卽喚喂夫與牌子究實罪坐所由一月之中必定
期點馬二次又於平時出其不意疾至廠中勘驗考喂
養之勤惰而賞罰之則各夫儆惕矣報差查馬簿式附後

馬之臙痕全視草料馬夫偷料則馬力不足關支不繼
則馬夫有可推諉宜於每年豆草成熟之時豫爲來年
會計買辦存儲甯使有餘宅內親丁管理給放馬非長
差患病不得惜小剋減放給之時令馬夫各開關領草

豆若干小單一紙繳單給發仍令眾夫領齊一同起行回廠以絕中途寄匿之竇廠門設一管門人役毋使入廠之後復出盜賣

草料平買馬匹官養驛中本無累民之事獨有車驢之供應驛中不能全備必撥里地協濟若不持公則狡猾村集行賄躲閃貧苦之處應偏累更且經臨之人雖准勘合支用而頗多自僱長腳止要按數折乾者乃以銀出協濟鄉民經管棍蠹每與差員拴通致使吊打勒折重價暗中分潤最爲民害除必嚴加查究定立銀數親自啓發毋使虐民外其撥協之法雖各處不同大約令村莊將牛驢車輛開報存案以備撥協者多不知此

法最爲弊。藪徒開鄉保差役賄隱之門。至照田均派。則富家大族。率少自耕。而細戶獨受分督之累。不若查照保甲冊上煙戶。多寡輪派。其法須將各村煙戶總數。分別東西南北四路。造寫四冊。挨村遞撥。東去者撥東路。西去者撥西路。南北亦然。以該村車驢必至治城受差。送畢。即便回家。不必復經治城。省其遠道也。差撥議并票示簿式附後。

報查差馬二簿式章獲鹿稿。下同。

報差簿。前環二本。舊管驛馬經承。每日填換。

某年

某月

某日

東
南來差使。

一件某事奉。

某衙門牌差某往某處公幹遵照牌用馬若干共幾

人用飯幾餐開廩給若干支口糧若干。

計用某號某項馬何時走何時回或未回

某號某項馬亦註明以便查草料

一件。

西
北來差使。

一件某事奉。

某衙門開報

本日共用馬若干匹。每日逐起開完方結此總

稽查用馬簿式

第

何色馬

堪充

大差
官坐
小差

馬某人第幾槽喂

何時買

號

一初

二初

三初

四初

五初

六初

七初

八初

九初

十初

月日全馬簿

年月日點簿

六	廿	一	廿	六	十	三	十
七	廿	二	廿	七	十	二	十
八	廿	三	廿	八	十	三	十
九	廿	四	廿	九	十	四	十
十	三	五	廿	十	二	五	十

此簿存宅每日對報差簿查馬木日用者於本格
內印一大小差字樣五日一看便知使用之均否矣

失火

民間失火原係一時懈弛錯誤雖當懲儆以示榜樣然不必過於嚴酷蓋既經火發則失火之家搬移不及產業已爲灰燼後此難以存活若再多差撲捉重杖虐刑多至使費不支性命難保至有連坐鄰佑者甚爲非法夫鄰佑已遭焦灼之餘復問以不相救援之罪豈惡其故爲坐視而樂此同歸於盡乎抑當責以應聽產屬之父燒而且救此鄰人之屋乎此誠不可解者也夫抵凡遇失火當令隔里總甲傳報官長親往督救救援之法潑水爲次拆去下風近火房屋爲上平時宜於弓兵民壯中設立救火人役數十名鉤竿柳槌大鋸粗索數十

副交與捕衙管理。一遇火發，統領拆救潑水之物。令民豫備印官佐貳，多帶衙役嚴拏搶火之人。

緝私鹽

徐文弼

夫鹽徒販私，皆係附近石產鹽處所。奸民與場丁通同私易，奸民利得賤鹽，場丁利得售貨。其私販所至之地，又必有窩家，而鄰村小民食私較食官頗賤，故羣相爭買。販私者亦因其易售，視為恆業。於是私鹽盛行，而官鹽日壅。然更有大夥鹽徒，南方撐駕大船，北方多驢駝，負弓刀礮火，白晝公行村莊，任其經過。捕壯不敢稽攔，其尤可怪者，官商納課，領引到場買鹽者也。如直隸山東等之商，所認各州縣額引在場，鹽運州縣例有銷引。

小民之爲私販不過肩挑
十數斤或數十斤耳惟求
其故止爲一家衣食倘有
可原若大膽私販及大膽
奸商盈千累萬以私鹽爲
官鹽直玩法目罪無可恕
乃今之所謂私鹽所獲止
此十數斤或十斤之屬此
大獲則然行走了幾處
商民月如何不爲官鹽如
何不獲職官巡緝者其罰
意大也私販大膽奸商而
禁私販亦得之

考成不得不督責民間買食其如本商貪圖多賣反暗
買私鹽而充官鹽以致鹽多難銷又藉口民多食私而
令官壅此北地奸商借官行私之弊也如江淮兩浙之
商例有管理上場下河等數計其不肖之徒糾合無賴
買私連檣運載明插店口旗號執持官引以爲影射江
河四達莫敢伊何又開有大膽豪商賄通官長捆載多
斤公然行掣徑同額鹽一體裝往地頭發賣或別售他
商以取倍稱之息此南方奸商借引行私之弊也

一絕小民私販小民之私販必有賣地之窩家窩家絕
而私鹽不行私販不行而民間無可買雖欲不食官
鹽得乎欲絕窩家宜嚴保正十家長逐戶挨查如有

國私立行拏解倘玩而不察與鄰佑知而不舉一併連坐重究其拏獲私販務訊買之何所併究所買之人私販入境必有所來之地務當扼要查拏彼自難容輕涉如是私鹽不禁而自絕矣

一絕大夥私梟大夥鹽徒經過地方新例地方官照盜案處分豈容入境公行然一二捕役莫敢攫兇所過鄉村稍有拒阻非恃眾劈柵焚屋卽日後行劫報仇須豫飭保正十家長莊頭等凡探有大夥鹽徒將入本境一面飛報本州縣親率兵壯星馳其處各村莊鳴梆放銃齊集救援如鹽徒恐而他往嚴守毋令人境若已入境須大張聲勢毋輕與交鋒彼知官眾嚴

整不可犯。必棄鹽伺空方面遁。然遁不必窮追。將所獲鹽除酌量給賞外。止以拏獲私鹽申報院道。不必輕敘鹽徒帶械官兵追捕之語。以滋駁查多事也。總之鹽徒經過。乃欲假道他往。以圖射利。今來者已爲虧折。而後者又何苦而由斯徑耶。此大夥鹽徒將不禁而自阻矣。

一清北商之弊。北地之商買私暗充官鹽。由於引鹽到境。官不爲稽考也。夫本州縣額引若干。每引額鹽若干。本商每年或一次二次運行。卽將運到引鹽若干斤呈報到官。本官卽出示張挂本店門首。將運到引鹽若干斤。諭城鄉約地莊頭。照煙戶於某日爲始。速

赴本商店內照時價公平買賣。本商不得故昂其值。酌定引期。於某日買完。本商每月將民間買過引鹽若干呈報州縣。俟定期引完之日。將本商賣鹽底簿吊查。如尚未賣完。再行出示。催令民間速買。以便銷引。而副考成。如已照數買完。卽令本商將運過引目送驗。具文連引填明批解。月日繳銷。引鹽賣完之後。本店又復開張。或潛行私賣。卽係買私。網利。或旁人首告。或本州縣查出。定行申報。按律究擬。向來地方官每於歲終將銷引文書。徑交本商自投運道。而引未嘗寓目。保無匿引。影射私鹽者乎。今引鹽按額完銷。運引卽行驗解。商無暗賣之私。民息多賣之累。此

借官行私之弊可以杜絕矣。

一清南商之弊。南方之商運行各省。定由長江大河。非沿途州縣之可稽查也。其弭私之責。殆在巡鹽使者之與運道乎。商人領引赴場買鹽。竈丁只照引目聽買。不許將私煎夾帶。查出本商餘鹽。併究所賣竈丁。若批驗所掣給之後。將引卽行截角。於擇吉開行之後。仍有駕船插旗江河行走者。卽爲查拏解究。務盡根株。每年行銷舊引。剋期報繳。不得畱藏本商以滋影射。夫竈丁不賣餘鹽。掣所嚴查夾帶。則私鹽不得出場。引目照例截繳。私販盡法窮究。則商無所容奸。此借引行私之弊可以立清矣。

事神

王植

誠格幽明。事神亦禮之大者。故到任之始。卽有謁廟行香之例。然必辨其正淫。釋老祠刹。惑世誣民。無論矣。而愚民好興淫祀。人鬼也。而天神地祇祀之。忠臣義士。偏詫其神靈。神祇也。而人鬼祀之。土木衣冠。忽撰其姓氏。生辰妻室。子女餘或稱之。失其實。或祀之。非其地。或求之。無其人。不妄則誣。或僭或濫。爲之上者。自祀典所載。春秋致祭外。可隨俗拜跪。以亂編氓視聽乎。至春秋秋祀。一切舊行儀注。皆令豫爲稟明。更爲斟酌。至日牲醴祭品。皆一一點閱。敬共將事。雍正二年。文廟中先賢先儒位次。皆自部頒成式。余皆補其缺失。去其僭亂者。鄉

事能省克己不必祈
神而神無不佑務民之義

賢名宦之祭舊例委員余多親請在新會日見白沙父子並祀鄉賢而白沙居中以爲非宜移其父琮位於中謂白沙已從祀廟廡無煩復設命請回家祠禮也至于戊祭多有短發派擾之弊余邑令劉于堂捐俸發時價先給屠戶頒胙之餘卽爲他日速客之用雖近鄙瑣後此皆易從亦一道也余在德慶日該房開派祭舊例掃廟夫一項派至數鄉又送羊價七兩於儒學則事可知矣余發經制額銀不敷者以俸廉補足之派累遂絕若祈禱之事余邑令蔣時若祈雨皆素食劉于堂則於署內跪香夜分乃已不僅齋戒斷屠循故事而已然必循政省刑理滯獄恤孤寡懲胥役害民者而省躬克己乃

獲龜而遠之真千古不易定論也抱熊養虎欲神乏解也必不可得

其實事祈神祝辭亦必切實責己懇摯感神余在新會祈雨屏去僧道壇醮俗例惟與文武同城朝夕步禱往往禱無不應署海豐日值歲旱余公出歸甫入門見堂下百數十人各握枯禾號呼求祈雨余爲惻然卽命取素衣布鞋率同官步禱城東三里許龍王廟拜伏默禱旋聞風雷聲禱畢見陰雲倏布歸途大雨如注次日又多入來縣情狀如前日東鄉已得雨求救城西百姓余卽步禱如昨日亦於歸途得大雨余念四境內雨未徧欲次日再禱幕友曰偶然耳何必畫蛇添足余曰焉知偶然不復偶然耶卽往禱歸途又雨而四境霑足歲報有秋又大災事余聞報必令多齎錢文命每水一挑給

大錢十文水遂不可勝用法無善於此者而拜禱尤不可不誠在和平日東壩火延燒三十餘家與城守符君鎮往救見號呼河下者慘不可聽余爲惻然卽在火泥中同伏拜間保長吳姓旁立大語曰二位官長心誠風止矣火熄矣以爲祝頌語耳起視果煙火俱靜乃命救息餘燼自是益信邑令爲一邑主苟誠心爲民祈命未有不應者不可視爲故事也

河南永城縣捕蝗事宜

王鳳生

一設廠十處每廠人夫或二百餘名或三百餘名不等每名每日夫工大口二十文小口十六文又府捐賞錢每名十文每廠派一委員監督此捕初生之蝻則

然迨生翅爲蝗。圍捕無益。各廠之夫。仍如前數。不給夫工。飭令自捕。按斤給錢。二十文收買。其錢較夫價雖多。而能收實效。因時制宜。總以勿惜費。勿虛糜爲第一要著。

一委員派定何處。須於該廠就近處所住宿。以便齊集人夫。早作晚散。免致往返耽延。

一早晨人夫未到之先。委員卽督率地保。看定蝗蝻聚集處所。插立紅旗竹竿爲記。並每廠專派人夫四名。卽於標記之下風處所。用鐵鋤木鋤挖掘深溝。如月牙式。其溝須寬長而深爲要。

一人夫齊集。飭令一字長排。站立溝之上風對面。約距

里許鳴鑼爲號。聞聲卽一齊動手。平處用巴掌撲打。凸凹處及草深地。用柴帚驅逐。追漸撲漸近。再圍成大圈。羣驅而納諸溝內。先將溝底略鋪草藉。俟蝗蝻跳入溝中。復加草縱火燒之。燒畢填土。夯築使堅。又令人夫站立此溝之外。另掘一溝如前法辦理。自有蝻之地起。至無蝻之地止。勿使稍有遺漏。打完後恐未淨盡。再如前法折回復打。如先由西至東者。後則由東至西。經兩次搜捕。便可無畱餘孽。其巴掌柴帚須飭地保豫先諭知人夫。各自攜帶。並每廠每日買草藉二三担備用。

一廠地。每人夫五十名。派一差役執旗管轄。如該廠人

夫二百名卽派差役四名執旗四面由此類加勿使散亂無紀旗上寫差役花名領夫若干俾易稽查並每廠派一家丁總理以資督率。

一每廠各備寬長葦席一張兩旁以竹桿繫之釘立溝外遮護再用黃旗四面派四人分執站立席旁不時揮拂仍借備漁網三張蔽於下風處所勿令蝗蝻飛竄。

一收買蝗蝻每斤若干錢於何處秤收須於各廠公寓門首並各村鎮集市用小告示徧貼曉諭各委員仍帶秤一桿赴廠隨時隨地收買勿令等候現今永邑十廠兩旬之間除集夫撲隕焚埋外共收買蝗蝻二

萬一千餘斤。

一捕蝗人夫勿令擁聚一處。須閒三尺。站立一名。則踞地寬而收效廣。不致虛糜人工。遇有未割麥地。及秋稼滋生處所。只令用掃帚驅逐。使前納諸溝內。不可用巴掌撲打。致傷莊稼。

一各莊有蝗地面過廣。四散零星。驟難淨盡。應於設廠僱夫撲打之外。並出示曉諭村莊。飭令各地戶自將該地內所生蝗蝻。乘黎明帶露。蝗翅難飛時。無論男女老幼。同出捕獲。並挖掘蝻子。就近赴廠收買。每斤給錢二十文。該地戶等既保莊稼。又得錢文。何樂不爲。眾擎易舉。自可捕無遺類。仍將告示緣由。摘敘黏

貼於高腳木牌之上。飭各地保肩牌挨莊曉諭。限以日期搜捕淨盡。如逾限臨驗。何地有蝗。卽提該地戶及地保責處。盡令地甲等一面將所管各地分析查明。何地係何戶所種。計若干畝。寫於木簽內。就地釘立。以憑識認稽查。第螞已成蝗。方可以此法搜之。若初生如蠅。徧野跳躍。仍須集衆圍捕。又非搜捉所能爲力也。

一蝗已生翅。若以前法築溝圍捕。率多飛逸。又須變法捕拏。應令委員督令差保。先勘明該廠有蝗之地。共有若干畝。自某處起。至某處止。通盤畫計。分作若干段。每段作爲一起。其四面寬長。牽繩爲記。令各廠人

夫散於該地。挨步前進。沿路搜尋。見卽撲捉。各攜一袋。收儲在內。俟袋內儲滿。卽赴就近廠所。按斤給價收買。其甫經撲阻者。亦一體收之。再令前往復捕。儘一日之長。獲多者錢多。獲少者錢少。定可勵勤惰而收實效。勿庸另給夫工。惟所嚮何方。必須按段循序。撲捕不准閒斷一處。免致有丟東遺西。並蝗蝻蔓延四散之患。

一永邑地畝。與安徽宿州境內犬牙相錯。彼處蝗蝻未滅。一遇順風。卽逐隊竄入本境。畛域難分。現於交界有蝗處所。一律開挖寬溝。設立窩堡。每堡派夫役五名住宿。給以燈籠。隨時堵捕。堡外插立黃旗。旗寫堵

捕蛄蝗字樣

一飛蝗經過最易生子。無論土地堅鬆。皆能深入。惟所
生處。必有小圓洞。如蘆桿大。卽於其下深掘之。必得
蛹子。至次年立夏後十八日。蝗蚰便欲萌生。州縣應
先期曉諭各鄉。畱心查看。慎之於始。上年積淹之區。
魚蝦產子。次年潤成陸地。若無冬雪。亦能化爲蝗蚰。
黃色者係魚子。青色者係蝦子。須立夏一箇月後方
生。非比蛹子可以尋蹤挖掘。惟責成地保。隨時稟報。
一鴨子蝦蟇能食蚰子。須勸該農民多蓄鳧鴨。勿捕蝦
蟇。亦消弭蝗蚰之一法。至烏鴉最能食蝗。勢難招之。
使至也。

一世知蝗神。惟奉劉猛將軍。考之常州郡志。載康熙癸未年間。吳中傳有婦女趁柴船。行數里欲去。自云我乃驅蝗使者。卽俗所稱金姑娘。今年江南該有蝗災。上天不忍小民乏食。命吾渡江取鳥雀以驅蝗。可徧諭鄉農。凡有蝗來。稱吾名號。卽可驅除。倏忽不見。繼而常州一帶。果有蝗從北來。鄉農書金姑娘娘位。號供奉祭賽蝗。卽驅除。有蝗處所。當奉行以祈禳之。

一蝗蝻初生。原易撲滅。無如地保恐令派夫撲打及官殺下鄉受累。率多匿報。卽農民等。或因春花未割。或因秋稼在地。一經集夫圍捕。必遭損傷。而初生之蝻。

甚小。所食莊稼無多。得雨仍可長發。延至蛹已生翅。即可高舉遠颺。害在他方。與本境轉無大礙。故亦隱忍不言。惟在州縣嚴飭地保實力稽查。如有前項等弊。立即重懲。

一地方報有蛹生。州縣務即親往周遭踏勘。有蛹之地。共若干畝。速於無蛹之處。四面挑築寬溝爲界。勿使蔓延。一面集夫悉於溝內撲捕。自易竣事。

一飛蝗過境。落於地內。須集多夫散打。不必圍撲。致令飛逸。或用網張。更易就獲。總以就地多設廠所收買。使人白爲力。各有所圖。自必踴躍從事。

一飛蝗過多。撲捕不及。應於田間牽一長繩。上繫銅鈴。

一人挽繩動搖聲響可驅之使去如過境而未落地則羣起鳴鑼放槍及放爆竹驅之庶不致爲災

一飛蝗最忌油食應飭各鄉農以水和油徧灑禾稼之上可保無虞

一地方官捕蝗隨從人多凡差役轎夫應各製巴掌一根給與隨帶諭令見卽撲打以錢收買亦不無小補

一捕初生之蛹必須集眾圍打驅諸溝內燒燬及其生翅能飛則以圍打之夫晝段飭令散捕若捕贖無多零星四散卽責成各地戶自行撲捉三者勿紊次序亦無難於淨盡也

一飛蝗落地處所可於日間挖一圓大深坑內儲麥秸

柴草昏夜舉火燒之俾飛蝗見光自行撲於火內較省人力。

一捕蝗之法固以收買爲最善。然本境與鄰封俱有蝗。若鄰封並不收買。難免鄉民混以鄰蝗賺賣錢文。雖畛域原無可分。而舍己耘人。究應先其急者。故設廠須各就有蝗之地。查察方周。且有等奸民將廠內已撲損之蝗及樹葉土泥攪雜袋內希圖加重者。秤收時不可不驗。有則懲之。其收買之蝗彙集一處。卽就地築一深坑。燒燬填埋。以免淆混。

一蝗捕將竣。則捕者愈難。然必淨盡根株。始無遺孽。其時收買之價或須酌量加增。俾鄉民得以奮往捕獲。

筭須查驗本境各地蝗蝻實係稀少賣者已漸無多方可加價否則恐網取鄰蝗賺賣將不勝其應矣一捕蝗之日多係炎暑之時各廠委員固須不憚風日宣勞認真監督府縣爲一方之主呼應較靈尤宜日逐躬親巡查於夫役人等隨事隨時予以恩威並濟令出惟行切勿怯暑深居一切諉諸丁役雖有前法恐亦屬具文矣

一本境與隔省鄰境毗連地畝俱有蝗蝻辦理最爲掣肘如彼境本係急公協力會捕自無難於撲滅倘其意在惜費觀望延挨一俟長翼飛騰便可報稱淨盡此念一萌勢必頻催罔應其蝗蝻代爲收買尙屬一

視同仁而滋蔓侵尋竊恐本境轉難脫累州縣設遇其時務須稟明本府移請鄰府訂期親臨會勘定立章程各設廠夫畫界分段撲捕以免推諉而貽後患一鄰境生蝗探與本境邊界相離不遠務速往查豫於交界處所挑築寬溝防備並僱集人夫於溝外代爲撲打卽遠出三五里許亦勿存畛域之見蓋需費無多而能使蝗蝻不犯本境爲人卽以白爲也

一飛蝗落地或在彼而不在此疆界瞭然若蝻子萌生在於兩縣邊界往往互相推諉謂爲滋蔓殊不知蝻子初生僅堪跳躍豈能遠越其爲兩地均產無疑惟須親詣該地邊同面議會捕章程各無歧視如我處

捕實淨盡而彼處一任玩延方可稟明本府移請鄰
府會勘亦不必通稟以揭其短俾全鄰誼若本境並
未捕淨已欲捏飾而思諉過於人終必水落石出兩
無益也

一收買蝗蝻使人自爲功最易奏效此項原例准開銷
惟一經造報輾轉駁查每致有名無實故州縣多不
願請領然設遇境內生蝗之地過廣收買之費不支
州縣捐辦力有不逮勢不能不觀望延宕待其生翅
遠颺再報淨盡此飛蝗之所由來也地方大吏應察
生蝻較多之州縣如果該員認真撲捕淨盡捐買蝗
價甚鉅查無虛捏量予調劑一次倘敢觀望一任飛

颺報稱淨盡者。立即撤參。則懲勸明而人心思奮矣。一捕蝗必得多委佐。雜能耐勞苦之員。分廠督率。並由縣選派勤能之家。丁差役多人隨往。第其時每係盛暑。赤日奔馳。從事不易。該委員果能實心辦理。應由府稟請記功獎勵。至家丁差役。該縣亦宜優給飯食。分別勤惰。隨時犒賞。方可收指臂之益。

憲綱

牧令書局以列憲事也。親民者州縣。能使州縣親民者。上官州縣每視上官爲轉移。天下若皆知人善任。盡心民事之上官。天下安有不治之州縣哉。故以憲綱終焉。

答劉輅五書

魏象樞

惟望執事執法如山守身如玉愛民如子去蠹如讐誨
屬吏如師之教弟閭招詳如弟之親師薦舉賢良如讀
古人得意之書吾命可以不辱矣

覆兩江制府策公問興革事宜書 袁枚

某月日明公公牒到縣命將地方應興應革事宜明晰
敷陳具見大君子尊主隆民卓然有所建立之意枚伏
念江南州縣七十有奇其間剛柔異俗風土異宜印官
爲所得爲不必煩稱於大府若冒陳細事在上爲侵官
在下爲塞責非所以副盛意也其所應陳者或同是恩
施而應分緩急或名爲成憲而實可變通或事關全省

而非敷奏不爲功。或效在百年而非駭俗不能辦。此則責難君子之事。明公其有意乎。夫從古蠲租賜復之恩。未有隆於本朝者。

皇上登極未久。已兩免天下全租。含哺熙熙。貧富共之。獨不免累年積欠者。

聖心非有吝也。以爲蠲者上之特恩。稅者國之正供。兩不相侵。政體宜然。然積欠有應徵者。有不應徵者。有雖應徵而不能徵者。民欠吏侵。此應徵者也。坍荒水旱。此不應徵者也。吏雖侵而吏亡。民雖欠而民亡。此雖應徵而不能徵者也。今一律徵之。勢必屈竿而行。或命後來業戶爲前人代償。或取現在川廬將坍糧飛入官。雖逼

認而不能言其理民雖強認而無以服其心此處似宜分別詳勘奏請徵免也與其寬百萬應納之稅以恩富民孰若免錙銖不應納之稅以恩貧民乎常平者漢時良法也東漢劉般傳中已極言其弊而今更甚某地登穀官往買商亦往買商買而穀仍賤官買而穀必貴者何也商東買而西賣官一買而不出故也當其買時運工若干撥撤若干及其儲也雀鼠耗之蠹蒸耗之一縣儲三萬石十縣便三十萬石矣十縣之地不滿六七百里而虛糜三十萬石此米貴之本也及至新穀已升例應平糶大府慮州縣巧爲出脫一駁不許再駁不許或竟許之矣則又牢守糶之例溢米不增挈其贏餘上輸

司庫仍發奏定之價。嚴督買補州縣。明知糴易買難。則甯坐視米價翔貴。而姑且儲之以省累。夫錢穀之在民間。猶血脈之在人身也。商賈之在民間。猶氣之行血脈也。氣一日不行。血一日不流。則人病。愚以爲錢之所在。卽穀之所在也。今之民未聞有抱青蚨而餓死者。商之所在。卽倉之所在也。今之商未聞有積死貨而不流通者。爲積儲計。宜存穀價於庫。待本地豐收。隨糴隨補。成災時有穀賑。穀無穀賑。錢於鄰省之撥賑亦然。其輓輸便故無糠沙糶雜之弊。其除放明故無升斗侵削之弊。四方之商聞某地之錢多而米少。雖萬千石往矣。至於糶價贏縮。本無一定。原非公家之利。應交州縣仍歸原

額不必上輸如此則錢穀流通而政體亦得社倉者宋時良法也金華社倉記已極言其弊而今又甚社何穀民穀也爲貧民借者計也今貧民求借不得富者不肯借而必強與之所以然者慮借者不償而社長代償慮社長不償而官將代償故也然則非社長過矣并非官過矣是督撫之誤民穀爲官穀而奏入交代者之過矣州縣敷衍成例不得不詭立姓名申於上口某也借某也還其實終年屹然存社長之家而已有若無實若虛與民何益而且社長一與官接費累不支素封之家甯賄吏以求免而里胥知其然也則又故報多人爲索賄計是社倉於貧民無角尖之益而於富民有邱山之累

愚以爲鄉間任恤非官所強每一邑中或應捐應借應還或竟不必捐不必借不必還聽州縣自爲區畫迨至災年然後核其成效以定課最所謂良藥期於利濟不期於古方也訪酒者上游剔弊之苦心不知訪不足以禁弊而徒生訪之弊州縣者命官也尙疑其非賢而訪之所遣訪之人非命官也何以知其爲賢而信之乎且也民不畏有形之浮收而畏無形之勒索雖極貧者負粟而來莫不多帶升合備耗折之需今操之以蹙邇察成羣風影未來消息已到料量掩覆仍取之民從來弊不生於法中則生於法外法中之弊易見而法外之弊難稽上之所禁浮收也不禁其擇米也其應否掄覈米

難自言矣。上之所察者。斛面也。不察其抑勒也。其誰爲
後先。無從察覈矣。於是有行賄爭先者。有倍價折帛者。
有屬紳衿誣譏者。有罄其行李資糧而號呼於路者。嘻。
好除弊而不善除弊之效。乃至於此。愚以爲訪官者。宜
訪之於平日。而不必專訪之於收漕。察漕者。宜察之於
民間。而不必專察之於倉內。王道蕩平。不先逆詐。果有
橫徵聽民上控。嚴禁抑勒。而寬假於浮收。如是則大體
立。而要領得矣。蝗爲天災。春秋書有蜚。未書捕之之法。
晉劉蘭不捕蝗。關中轉豐。唐姚崇始議捕之。而白居易
詩中已極言其弊。今督捕之官太多。一蟲甫生。眾官麻
集。車馬之所踰藉。兵役之所輻輳。委員武弁之所騁騷。

上官過往之所供應無知之蝗食禾而已有知之蝗先於食官而終於食民捕蝗而裂其衣熏鼠而折其屋固不如勿捕勿熏之爲愈也且蝗之捕果可盡乎凡所謂捕蝗而蝗盡者皆欺也皆待疾風暴雨而后殲斃者也聽民自捕而官不與焉民間之禾蝗食者半存者半強民分捕而官督焉民間之禾蝗食者盡蝗不食者亦盡愚以爲嗣後捕蝗之法宜專責有司不必多差官弁果匿災耶自有王章若因其所小不使而轉生其所大不使固不可也今夫訓州縣者輒曰爾其察吏乎勤民乎除盜乎愚以爲上之所以相詔與其所以相率者事事相反也夫州縣之胥所恃以剝民者無他文檄而已上

官之胥所恃以剝州縣者亦無他文檄而已。無端而取
遵依無端而取冊給無端而款式不合無端而印文不
全此固若輩剔剔之故智而爲上官者乃亦不信人而
信法。偏好立規條教令。畀之權以濟其奸。卽以江邑近
年論之。一行販圖順莊再行保甲循環簿再行印契之
三聯完糧之版串再行道府之提比約正之值月當其
始也明罰勅法若不可終日而意在必行及其終也形
格勢禁亦自悔其初心而視爲故紙。愚以爲督撫之使
吏治民如使工人之製器也。物勒工名以考其成足矣。
何必爲之製一斤造一削代斲而迫驅之乎。又如田主
之督佃也。予之牛種待其菑穫足矣。何必爲之隔疆越

命多則精神照費不及必致有始無終故曰不能行

界。振其苗而助之長乎。邃古以來。未有多令而能行多。禁而能止者也。詩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鬻。言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也。荀勗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省心。上行文書能省尤善。其必不能省者。挈其最。凡月行若干。行少則大府之體尊。必行則朝廷之法立。其在上也。官與官共事。而不使吏與吏共事。其在下也。官與民共事。而不許吏與民共事。捐死法而任生人。陷劉炫對楊素之語。深可思也。左氏有之曰。非德莫如勤。尚書曰。六府三事惟勤。勤之益於政也如是。今公亦知州縣中有求勤而不得者乎。赤緊之地。四術之衢。嚴上官之威。以及其妻孥子姓。以及其僮人。別奏若行轅。若水驛。

若廚傳酒漿若關錢維賜瑱屑繁重而爲大吏者方且
盱衡屈色矜矜自持餽芻禾不受餽牲牢不受然不受
之費有更甚於受者何哉在大府以爲吾旣不飲一勺
水矣其所應備之館舍夫馬當無誤也而不知扈從之
人所需不遂則毀精舍而污之鞭人夫而逸之詭程途
而誤之入山縣則索魚入水縣則取雉臨行或并其供
應之屋幕几帟銀杯象箸而滿載之雖忠直之士亦多
畜縮隱忍作爲不與較之說以自寬而不知爲政之精
神已消磨於無益之地矣其在會城者地大民雜事務
尤多不知每日參謁之例是何條教天明而往日昃而
歸坐軍門外聽鼓吹者幾何時投手版者幾何時待音

旨者幾何時。忍渴饑。日寒暑而卒不知其何所爲。以爲尊督撫耶。至尊者天子。而未聞在京百官終日往宮門請安。以爲待訓誨耶。一面不謀。何訓誨之有。而父之教子。亦無終朝嚶嚶者。及至命下許歸。而傳呼者又至。不曰堂廡其漏則曰射堂須圻。不曰大府宴客。則曰行香。何所略一停候。一籌畫。則漏簌簌下矣。雖兼人之勇。其尙能課農桑而理訟獄哉。不知當其維坐戲謔。欠伸假寐之時。卽鄉城老幼毀肢折體而待訴之時也。當其修垣轅治供具之時。卽胥吏舞文匿案而逞權之時也。朝廷設州縣。果爲督撫作奴耶。抑爲民作爹耶。清夜自思。旣自愧又自笑也。愚以爲國家設佐貳丞尉。本屬

開曹一切雜徭宜委辦治使州縣得盡心民事如此而
田野不闕訟獄不理者宜亟亟劾去以讓賢路除盜之
法自當責成捕役然庶民在官久無下士之祿吏胥分
潤良民猶之可也捕役之財取之盜賊取其財而捕之
無是理也而大府一行提比則來往有需經承有需行
杖者有需彼方踟躕膝跪足供帳之不暇而何暇擒盜且
以忠恕之道待捕役勢行不得不取盜財者就江邑論
之額設捕三十法常領八十金以八十金養三十捕每
名約得二金有奇而其所謂二金者制府之鳴鉦者分
焉揚旗者分焉巡道之擊柝而張緘者分焉名下之白
役又分焉其足不足尙待問哉及至詣府受遣踐更遞

換莫不鮮衣肥體。稱妮而前。遞解軍流。莫不器械資糧。矧然具備。思其所以謀生。所以應官。與其所以甘心敲朴之故。而不禁心寒髮指矣。雖然。彼養盜者名捕也。能養之必能擒之。今之充捕者乞丐類也。不能養盜而盜亦不屑供養之。然則何以自給。賴朝廷自樂戶捕博宰牛等禁。彼取月例。嚇飛錢以度其日。而攘獄過訟。以及爲盜。固者亦間有之。彼之所藏身立命者。仍在禁令之中。然則禁者何以禁。而令者又何以令乎。愚以爲欲擒盜。宜先養捕。將嚴罰宜先重賞。嗣後請核縣庫司庫一切贓罰開款。合計若干。增爲稟假。充爲賞費。俾此輩守法度於平時。買細作於臨事。則路不拾遺。非難事也。

天下人才本於學校。學校之設多在州縣。選士學臣一過便已。造士校官率多頽廢。與士相親非州縣而誰。今執州縣問曰爾所治某士賢某士不肖。大率不知也。其所知者非巨紳卽大賈而已。其病亦自士率之也。州縣進見大吏無問文風士習者。上有不好下必有甚焉者矣。且夫國家武學之設似可省也。天下之民秀者爲文勇者爲武。其勇者既有兵丁行伍收而用之矣。其秀者又有膠庠生貢收而用之矣。國家養兵業已多費。復爲之設武學而三年一大比焉。糜各省錢糧萬計。其所得者多非文非武之人。臨試則習趙張其橐鞬。平時棄之倚符鴈張一邑之中。破敗者十六七大抵虓勇之

人無所拘束則必橫行。兵之不敢橫行者，訓練多而管約眾也。武生卽兵類也。督學遠教職卑，其誰訓練約束之？按武舉始於武后，武學始於宋紹興。本屬權官之制，公盍題革此科，以其費爲各省養士養兵之用，未嘗非盛舉也。凡上數條，明知日不增燭，書有餘光，然春雷既聲，百蟲雖黑，亦尙有明知不能強公而又不敢不告者。則莫如用人。夫用人何以不能強也？以苟令之明而失之嚴象，以諸葛之明而失之馬謖。公羊曰：聽遠者聞其疾，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形，不察其貌。此之謂也。然察要亦有可言者。大抵居高位者能識同體之善而忘異量之美，故使人得以揣合倖進。願明公起而矯之，已高

明則必加意於沈潛之士。已厚重則必寬容夫側儻之人。已苛察則不可輕信。闕言已靜鎮則不可竟無耳目。已不媚天子而後能覺人之諂諛。已能力追古人而後能識人之庸俗。病百姓者雖小必誅。誤頓遞者雖大必赦。丁獻納者雖敏非才。昧是非者雖廉實蠹。龔黃不同術而同歸於治。周來不同虐而同歸於亂。要在觀其大節之所在而審其情性之真而已。枚所見如是未必皆當。然於大君子之前布露所蓄。或不以人廢而采其言。或卽以言觀而知其人。幸甚。

簡齋此書甚有條理。爲大吏者尤宜再三致意。庶下情可通而吏治可期起色矣。

居官格言

熊宏備

做上官底。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拜跪欲恭。俱具欲麗。酒席欲豐。騶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即使於地方有益。蒼生所損已多。及問其職業。悉是虛文濫套。縱虎狼之吏胥。騷擾傳郵。重頂尾之文移。督繩郡縣。括奇異之貨幣。交結要津。習圓軟之容辭。網羅聲譽。至民生疾苦。若響簣然。豈不驟貴蹶遷。然而顯負君恩。陰觸天怒。是生民之苦累。而子孫之禍因也。吾黨戒之。

筆記

陸世儀

海剛峯爲應天巡撫。凡所屬各府州縣正佐首領以及

學校之官皆令置簿先立款目如某利當興某害當除某人善惡某事可否一有聞見皆按筆記之不時已查借此以悉民情亦卽以下地方官賢否誠長民者所當師法。

上制軍條陳利弊書

周 鎬

竊惟州縣爲親民之官位雖卑而所係甚重百姓之休戚天下之治亂恆必由之惟其甚重也故選用不可不精惟其位卑也故體恤不可不到憲劄欲周知利弊夫利弊不勝窮也有一利卽有一弊其始也因利立法而弊卽伏於法之中其繼也變法救弊而弊又生於法之外此雖朝更暮易何補於地方毫末哉故善求治者不

任法而任人任得其人則有利無弊任失其人則有弊無利自然之效也。方今所患者不患法之未備而患州縣之未得其人。更患州縣之雖得其人而未足爲治。何也。法太密而信不行也。法太密則顧忌不得不多。信不行則勸懲無以爲據。職備位知縣請舉州縣之當變與通者爲閣下陳之一。曰資格宜破也。夫缺有繁簡才有大小量才授缺則人地適宜。今例棟發試用人員不問短長優劣惟以到省先後及出缺早晚依次挨補。如出一繁缺而應補者才有所窮。但求合例不顧其事浮於人也。出一簡缺而應補者才有所餘亦但求合例不惜其人浮於事也。近又定爲實授三年方准調繁之例。是

使才長者沈於短馭。恐有拂鬱頽惰之心。卽才短者苦於重肩。亦必有覆餗廢弛之患。甚非所以勵人材而憂國事也。爲此議者必曰。上司之愛惡不齊。屬員之巧拙不一。巧者投所愛而先登。拙者逢所惡而淹棄。惟定爲此例。庶督撫無所容其私耳。豈知督撫皆朝廷簡用大臣。方且倚爲屏翰。烏有區區補一縣令而猶慮其不公不正者哉。旣不公平。則亦何事不能舞弊而猶可倚爲屏翰者哉。是又防所不勝防也。二曰處分宜寬也。事無大小。靡不始於州縣。精神耳目稍有未周。百弊卽因之而起。故以處分督責之。小則罰俸。大則降革。幾於一事一處分矣。原其始誠恐州縣之玩延隱諱。不得不大

爲之防。及其後州縣且畏忌處分。不得不巧爲之避。是直惡其穢而又禁其濯也。如定例失察私雕假印誑騙侵盜者。降二級調用。知而聽行者。與犯人同科。立法極平極允。乃近歲如温州樂清縣查辦假印誑財一案。吏議以雖經自行查辦。但行用已在二月以上。仍照失察處分。是查辦之人與始終失察者全無異也。失察不過降調。查辦亦不免降調。失察之降調。遲而未形。查辦之降調。速而立見。則人亦孰肯自發其覆。而不安於隱飾也哉。卽此類推。而州縣之畏處分而匿其事。與夫化大爲小。避重就輕者。不可勝計矣。職以爲案無鉅細。凡本任不辦。經後任查出。或別行發覺者。俱照例議處。其有

自行查辦。及查出前任之案。續經報辦者。不論久近。應將查辦之員。概免處分。如此。則州縣自顧考成。而又樂於免累。天下無不明之案矣。三曰事權宜假也。民情風俗。隨處異宜。全在地方官因時調劑。審其輕重。視其緩急。而次第布之。庶幾可有成效。今舉州縣毫毛之事。無一得以自專。而簿書文報之間。苛責不暇。稍一強項。議已隨其後矣。宓子賤宰單父。猶切切焉以掣肘爲憂。而況今日州縣之才之德。萬萬不如子賤者乎。職以爲宜。稍假之事權。俾得從容展布。閣下則但總其綱領。而考其成功。其有昏庸不職者。立黜去之。又不在有權無權也。四曰捐款宜裁也。古者制祿。起於代耕。自下士至於

卿大夫皆量其出入以爲差等。凡使歸於各足而已。今州縣廉俸多者千兩。少者五六百兩。以之延請幕友。尙慮不敷。加以養父母。畜妻子。僕役之工餼。差使之往來。上司之應酬。親友同僚之贈答。皆人情事勢之所不能已者。又以蒞任之初。以及交代盤查。奏銷冊報等項。由府房以至司院各房。隨舉一事。必有規費。準之廉俸。不啻數倍矣。況以捐款派之。一年之間。爲數無定。區區州縣。豈有點金術耶。以故緩則敲筋炙髓。而取之於民。急則剗肉醫瘡。而盜之於庫。凡今各縣之虧空。捐款居十之四五。其明驗也。夫國家經費。必有舊章。用民力者。民力承之。無庸捐也。動國帑者。國帑承之。亦無庸

捐也。今也下不在民，上不在國，而曰捐之州縣，豈知州縣且上侵其國，下病其民，而併歸於積欠也哉？職以爲前虧之捐款，概予豁銷。嗣後則永不捐派，並其各房之規費而痛革之。庶幾州縣之力少甦，而倉庫亦可漸闢，彌補矣。五、小名實宜。黷也。人之才質不同，而志趨亦異。有專心爲民，疎於奉上者，亦有工於奉上而無意爲民者。若以一人之意向爲黷，而不察萬民之好惡，則名實紊而是非亂矣。閣下試思今之所謂大能員者，取其能治民乎？抑取其能事上乎？如取其治民，則當問民心之愛戴與否，不必問吾心之順適與否也。如取其事上，則彼有逢迎而已矣，結納而已矣，民生之利病何足關其

痛癢哉。且夫名者實之賓。感之則起。謳歌怨之則生。謗
譏必然之理也。今州縣之取謗譏者。不察其斂怨之實。
盡歸咎於民。刁俗悍。其得謳歌者。則又不察其致感之
實。而以爲是特市名。夫使名而可市。則彼猛於虎而媚
於狐者。何不取美名而市之。而必市千萬人之謗譏耶。
在上者循其名。而更考其實。焉斯得矣。六曰賞罰宜信。
也。夫帝王之所以策馭羣才而風示天下者。賞罰而已
矣。當賞不賞。是爲沮善。當罰不罰。是爲養奸。每聞各處
之品題州縣曰某也廉。某也貪。某也才。某也不肖。議論
非不公也。而所謂廉而才者。猶夫故也。未見其拔而升
之也。所謂貪而不肖者。亦猶夫故也。未見其劾而去之

也。昔齊桓問郭氏之亡，野人曰：郭氏善善而惡惡。桓公曰：若是，則何以亡？野人曰：郭氏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退也。今日之病，毋乃類此？故賞罰嚴者，鼓天下之中材而進之功業之途；賞罰廢者，推天下之中材而納之暴棄之域。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至論也。夫破資格則收器使之功，寬處分則開自贖之路。假事權則賢才得以行其志，裁罰款則簠簋得以勵其廉。覈名實則巧僞不能相蒙，信賞罰則惡有所懲而善有所勸。所謂州縣之當與變通者，蓋如此方。今浙省大吏類皆潔清白矢，然而政治未能日進者，蓋由上下皆務因循苟簡，以偷目前之安。無事則與州縣爭名，有事則於

州縣設過豈知州縣當以四境爲一家督撫司道當以七十六州縣爲一家州縣得人而治不必名自己出也州縣之功皆其功也州縣失人而廢不必過自己成也州縣之罪皆其罪也先之以知人之明公之以無我之量而又於此六事者變通而力行之庶乎可以治矣若夫地方之利弊則固不勝窮也

上玉撫軍條議

大書吏之弊至今極矣。然愚以爲州縣之書吏易治。而上憲之書吏難治。何也。州縣之書吏弊在虐民。富者百般勒索。貧者任意留難。或勾通訟棍。借事興波。或授意罪人誣反嫁禍。甚或藏匿舊案。抽換卷宗。使是非可以

混淆而本末無從考信其弊誠不勝枚舉然州縣爲親民之官統馭少而耳目近少則易徧近則易知但使爲州縣者實能以民心爲己心視民事如家事日坐大堂與民相見表裏洞達無阻無隱其有勒索而畱難者許民面懇立提質究則弊除矣其被誣牽累者卽從所以誣牽之故訊出勾通授意之由立予責革則弊除矣且藏匿拙換必乘新舊交代之際或數年或十年而後發防範最難然苟鈐印卷宗又令各書將經手案件登記號簿官爲用印以入交代倘有遺失惟最後之書吏是問則其弊亦可肅清故曰州縣之書吏易治也若夫上官憲之書吏則魚肉州縣之書吏而并能挾制其官州縣

蒞任先索到任陋規其後交代有費盤查有費經徵有費奏銷有費滋生煙戶有費賦役全書有費蠲除有費工程有費恩賞有費領有領費解有解費劃扣有劃扣費舉州縣毫毛之事莫不有費誠如憲祠所云動筆卽索事無空過者稍不遂意則駁換捺延處分降罰其禍立至故州縣畏之如虎而奉之如神州縣之書吏亦不得不多方搜索以求解免此吏治之所以日難而虧欠之所由日積也且夫州縣之書吏上憲得而懲治之上憲之書吏州縣不能約束之而併不敢誦言之譬諸城狐社鼠灌之不可焚之不得稍一非議不以爲去狐鼠也而反以爲攻城社故曰上憲之書吏難治也其所

今之上司皆奉行其意
而己東坡所謂事雖
官不勤政議吏得操其權

凡前之所較不合式之冊
只批令爲代改代辦不必

以難治者有二。一曰書缺。買定也。某書管某縣。某吏值某科。皆量其出息之多寡。以爲授受。州縣恃其個戶耳。買定之後。則以此缺爲傳家之寶。官有遷調。而吏無變更。卽或因事革除。而易名頂替者。仍其人也。是以州縣甯隱忍。以免目前。不敢觸犯。以貽後禍。一曰權從書出也。幕賓案牘既繁。一切片稿。半由擬送。稍爲出入。便已低昂。雖有核裁。豈無疎忽。誠如憲劉所云。高下在心也。更有不可解者。如戶口之增減。倉庫之盈虛。惟州縣知其確數。以爲具文。則具文可也。以爲實報。則實報可也。而司書則曰。彼有程式。所謂程式者。又不肯顯領於下。屢送屢駁。無所適從。費到而冊始定。其實上下仍相蒙。

也。去此二弊約有三端。一曰汰冗濫酌公事之繁簡。定書吏之多少。擇其勤慎廉能者畱房辦事。其餘悉裁去之。俾歸民業。如敢挂名射利及私相頂替。重治其罪。一曰定額費。使各衙門之書吏開具實在必須之費。詳院核定。行知州縣。違爲定額。上下曉然。敢有額外濫索及借事刁難傾陷者。許州縣據實指稟。違則參辦。又如處州於運省最爲貧苦。甚有歲入不及千金者。日用尙慮不敷。何力應酬諸費。應請概予刪除。而將該縣應辦事宜併入經管大縣之書吏兼辦。庶公私兩無貽誤。一曰頒冊式。一切造冊章程。縣書未經目覩者。卽請頒一樣本。飭令縣書如式照造。以免駁換。如是則憲書之事簡。

而其權亦輕。庶幾無所容其奸矣。至於州縣之書吏。前說已詳。設有昏庸不職之令。任其舞弊者。自有憲法治之。無難立斷也。雖然。有治人。無治法。在上位者。能正己率屬。剔蠹除奸。則書吏自然斂跡。否則防一弊又生一弊。州縣且救過不暇。何敢與之爭費哉。

論書吏之弊。能推究其源流。爲大吏者。知書吏之弊。而思所以去其弊。則庶幾有濟乎。

禁司道府縣濫差檄

趙申喬

爲嚴禁濫差。以杜擾累事。查定例內。開督撫以下道府以上官員。凡叛逆軍需驛遞公文等緊要重大事情。照例差人外。其餘止許行牌催提。如違例差遣者。督撫指

名題參議處如督撫徇情不參或科道題參或部內查出將督撫一併議處如督撫平常小事差役害民者或科道糾參或部內查出交與該部議處等因遵行在案乃衙門蠹役耽耽擇食局通經承賄買差票經承受其賄屬朦朧稟官一應號件或錢糧或詞訟事事差催椿椿守提此輩差票到手便爲奇貨呼羣引類駕船乘馬一到地方要歇窩要供應要盤纏要謝儀稍不滿欲則借題挾制凌虐屬官捉鎖經承必饜飽而後止雖曰公務實則營私雖曰官差竟同兇暴下屬礙於上司只得吞聲忍氣甚至一差未去一差又來初催之差甫到違限之差又至往來如織威徵日張儼如上司親臨誰敢

不爲承奉司道差役到府。則諸費派之州縣。府差役到州縣。則州縣派之經承。經承又派之里下。昔人謂驅數百虎狼於民間。又謂紙上一點硃。民間一點血者。誠可痛也。除密行訪拏外。合行嚴飭。爲此票仰該司道州縣官吏。查照來文事理。卽將現差各役盡數撤回。格遵定例。俱用紙票催提。三催之後。許用木籤提比。經承如遇緊要重大事情。或下屬疲玩不遵。必須差催者。卽選謹慎小心之役。嚴立限期。責令回銷。不得無故逗遛。恣意需索。仍一面將催提事件差役姓名。回銷限期。報明本部院。以憑查考。如有故違。一經察出。卽行照例題參。決不姑貸。其上司差役到府州縣。該府州縣卽刻具文交

付來役依限回銷。仍一面報明本部院銷號。倘有大膽差役仍前不法。亦卽於文內報明。聽候拏究。至於該州縣一切錢糧詞訟。俱不得違例濫差。擾累小民。致干參處。一併嚴加通飭。各取遵依。報查毋違。

飭巡道清查州縣詞訟檄

陳宏謀

白理詞訟。原奉部議定例。責成該管巡道稽查督率。巡到州縣地方。卽將訟案號簿提到查核。勒限催審。有關積賊刁棍。徇盜及胥役弊匿等情。立卽親提究治。仍將未完幾件開單移司報院。如玩延不結。卽行詳參。知府直隸州未結詞訟。亦卽照此辦理等因。法至善也。乃茲據兩司會議。以一道所轄之州縣。多寬遠近不同。一時

難以徧歷。請通飭各州縣。各於月底將一月准理事件。開列事由。已結者就簿登銷。其有證佐未齊。原被患病。不能依期完結者。亦於冊內據實聲明。各於次月之朔。呈送巡道查核。遞月倒換。院司府廳批發事件。各聽原行衙門催辦。並飭分理之丞倅各循此式。一體申送查核等情。惟查自理詞訟。逐月造報。久奉定例。祇因事涉繁冗。造報無信。徒繁無益。所以近又定例。責成巡道到縣。就近提到號簿。逐一稽核。既有號簿可查。不必再令各屬造報。如果巡道每到一縣。卽肯坐守查辦。未結詞訟。縱號簿或有遺漏。而有告無審之事。兩造必然告發。不難查出。正可卽此參核。以定所報之虛實。今若令其

巡道所刊書案例應訪所
雅免詞訟未必通而州縣
已疲於奔命矣

月底造報勢必仍如從前止將已完者造入塞責又成
故套本部院蒞任悉心體訪從前雖議行月報仍然漫
無稽核亦未曾催結一案近則報者亦少更有全然不
報則所報之有無遺漏更無從查考矣至於道員所轄
州縣至多不過十餘處二十處如駐劄之縣正可日日
查催原不待巡方始查其餘各縣遇有因公往縣及查
勘公出之事經過之州縣停驂數日即可查辦其不在
沿途者相離大路亦不過數十里至遠不過一二百里
迂道一行亦自不難何至憚此一二日之程不肯一注
況此等州縣之民生利弊水利農田皆賴巡道經心措
置主持籌畫所謂一道之慘舒繫焉者又不必專爲詞

訟而詞訟亦其大端。非沿途經過之縣道方巡歷不在沿途卽不必巡歷也。況分巡所至原應有放告之事。凡民開冤抑道遠未能赴控者。得就近具控。巡道亦可就近辦理。應查審者查審。應提卷者提卷。三四日之間卽有可以辦結之案。是巡道一到地方是非明白。勸戒留著。庶巡道不爲虛設。分巡亦非空行。辦過一縣卽將一縣先未結而今結者若干。尚有未結者若干。經巡道提審完結者若干。止須簡明開單移司報院。則該縣未結案件之多少。巡道辦結案件之多少。亦有可考。凡一時未能卽結者。回署後又復指催。待下次再巡又爲核其虛實。或有赴控者。亦可定其虛實。各屬官吏皆知巡

道將到雖極疲玩亦必上緊審結胥吏亦必不敢任意延掇清理詞訟之中卽寓策勵屬員懲戒胥役之道不得以州縣寫遠不能分巡爲言更不可止令造報不必分巡也。

寄楊清江錫紱書

大抵今日屬員中能於民事勤勤懇懇不肯漠視者皆有志向上雖所行未盡愜而路數不差自當鼓舞而振作之至於凡事只圖自占地步不顧民生苦樂者雖才具敏捷或自負老到究於地方無益嘗有上司交口推爲能員而體訪輿論竟大不然者三代直道至今在人公聰並觀考言詢事庶是非黜陟上下相孚舉直錯枉。

則民服耳。

飭吏八則

謝振定

一州縣官宜辦其品庸陋無能剛愎自是固不可以牧民而專意逢迎應酬周到者必非認真辦事之人如果實心實力爲地方興利除弊其視缺之繁簡無二也雖僻壤小邑必有應辦之事卽日夜勤勞猶恐不給何爲孜孜於世故周旋耶但辦事認真未能隨俗附和則長吏同寅鮮不以爲迂拘甚且相與譏刺之排擠之矣故眾惡眾好不可不察而訪察臧否在各道府尤親切宜有責成

一州縣宜節其用除署中脩膳日用應酬外各上司有

規禮有攤捐項有幫貼項有一切解費冊費考棚費多者萬餘金少亦不減五六千金州縣養廉俸銀不過千餘金而費用如許是從何來上司能設法籌畫爲之省去費用庶責其廉而罪其貪於勢爲順於心爲安。

一州縣宜禁其奢侈儉以養廉亦以端化自是作吏之要近來外官與服僕從之盛飲饌應酬之豐雖較前稍減而積習未除爲害不小杜貪污杜虧空似必於此塞其源還醇返樸在大吏倡之更易爲力至官僚幕友終日宴飲或與僕吏輩晝夜聚賭恬不爲怪此風尤宜痛懲。

一州縣宜養其廉恥。州縣官縱不自愛重。未有不顧體面者也。上憲視屬吏。無論賢否。皆等之隸卒。吏風所以日下。凡有憲札事。無鉅細。輒以參揭套文重加申飭。連篇累牘。嚴示而不信行。無怪州縣一切皆視爲具文。此其弊在書吏幕友。率意籤行。上司所不及察。至於上憲差提委員。徒滋煩擾。殊乖政體。似宜斟酌。一州縣倉穀。勿輕准借糶。每年春借秋還。直是官吏家人藉此分肥。毫無實惠及民。每次稟請借糶。司房使費甚重。挪移虧空。弊竇多端。惟荒年發賑。萬不得已。然且昧心染指。比比皆是。何怪民間之盜賊紛紛也。一州縣利弊。宜責令指陳。何事當興。何事當革。不妨各

抒所見。縷悉上呈。大吏藉以覘牧令之才識。知地方之情形。因而措施得當。旌別有權。在實心任事者。可得所稟承。卽有意見長者。亦從茲鼓勵。或者不致任意廢弛也。

一州縣勿輕吏調。官不久於其任。雖敏才未能裨於地方。如上憲謙沖懇摯。使賢良吏得以盡心利濟。豈必急急於遷擢乎。用才獎善。不窒自新之路。不開躁進之門。大君子當有灼見。或有案件差錯。札調來省。最是滋累。或實缺州縣藉端赴省。夤緣干求。最爲惡習。卽有司官遲五十日。必上衙門。似亦煩瑣。有事不妨每日求見。無事則朔望可也。

一州縣母任欺罔。凡牧令事無輕重。必由道府轉申中
途阻格。累月經年。且緊要事。必與首府首縣商通辦
理。往往變幻失真。出謀蒙蔽。上司殊難覺察。而外州
縣必有坐省家人。與院司吏役及首府首縣家人勾
通探聽。凡大憲言語喜怒。陞遷降調。事未舉而通省
皆知。彌縫銜緣。無所不至。此賢否所以難辨。而錯置
未易允當也。若使事可徑達。機不外洩。則屬吏之志
可通。而上憲之柄不搖矣。

取賢否冊

賈漢復

爲彙取官員賢否事。照得本部院職任撫綏。撫綏之權。
首在察吏。未有吏治不清。而能嘉惠元元者也。茲值蒞

任之初。激揚伊始。有司布列既廣。一人耳目難周。因思各郡之賢否。不能欺司道。各邑之賢否。不能欺府廳。佐貳首領之賢否。不能欺堂官。若能從公品鑑。絕無混淆。何難肅清吏治。但恐司道府廳等官。不無養驕市恩之習。憂讒畏譏之心。或以資格爲拘泥。或徇請託爲委蛇。或保全親識。或瞻顧津要。或喜趨承而隱庇大奸。或聽譖謗而中傷正直。或惜窮途而姑容竊位。一路之哭徒聞三尺之法莫逮。不幾以朝廷彰善癉惡之典。爲宵人顛倒漁利之資乎。言之腐心。急宜痛革。本部院端本澄源。期於貪墨解綬。所有各官賢否。合行查取。爲此仰司官吏。卽將撫屬大小官員。秉公采訪。嚴加品題。某官

德政卓犖。某官治行平常。某官才不稱職務。各繪心肖貌。刻畫逼真。據實開填。援事證考。總不得虛應故事。中有不肖之尤者。另開事蹟。密揭呈報。以憑糾參。本部院卽以品定賢否之真偽。定秉筆者之賢否。所謂不知其人。視其所與者是也。如或瞻徇故縱。毀譽失真。則本官之治行可知。白簡無情。恐不獨問之下吏也。

八條察吏

程含章

一郡守牧令中。能以經術節吏治。盡心於農桑水利。學校人才。日與紳士耆民。講讓型仁。培養元氣。爲地方興大利。除大害。效在數十百世者。是爲儒吏。定當破格保舉。

一居心誠樸守潔才明盜息民安政平訟理合境內之人爲一心視百姓之事爲己事或水旱爲災而能盡心救濟全活數萬人者是謂循吏從優保舉

一才具開展吏治精勤除暴安良案無留牘或水旱爲災而能設法捍禦事集而民不擾或奸宄萌動而能掩捕神速害去而人不知者是謂能吏從優保舉

一遇事勤勤懇懇不辭勞瘁或虛心學習或間過知改或守優於才或才優於守或熟習兵刑或精通錢穀或善於緝捕或達於河工是雖賢不如循吏才不如能吏而一長可取亦當並蓄兼收隨事保舉

一聽斷不勤案多不結或偏執粗率顛倒是非或驗訊

用度奢侈從無有不貪者
此古人所謂惟儉可以養廉

不實枉縱人命或約束不嚴丁役肆擾或捕務廢弛盜賊滋多或境有豪棍土豪訟棍窩家而不除或地有災荒而不報乃如之人縱使操守可信而民間之受累已多是謂昏庸之吏立予參革

一用度奢侈債累滿身或狂童美妾車馬如雲或朝歌夜絃日高不起或耽心麴蘖罔恤民艱或侈談詩文曠誤職守乃如之人縱使不貪不酷倉庫必致侵虧卽不侵虧民事必多情廢是謂荒淫之吏立予參革一性情浮躁行止卑污或居心險詐挾制長官或作事乖張擾累百姓是謂惡劣之吏立予參革

一婪索贓私鬻獄賣法或藉端苛斂或侵虧錢糧或審

斷案件並不細心研鞫一味刑求致有冤濫或非刑拷打致斃無辜是謂貪酷之吏立予參革治罪

杜州縣交代積弊議

張師誠

爲酌擬革除州縣交代通融積習以絕新虧而杜弊源事竊照安省倉庫虧空疊疊清查一次續添一次凡遇交代無不遲延輟輟每多通融結報以致虧數日增舊虧未補新虧又起通省倉庫幾無完善之區推原其故大半由於攤款之多攤款約有數種州縣在任之時欲圖侵蝕往往虛報工程等事自謂力難獨任稟請本管府州分年流攤府州徇情批准恃爲護符後任見前任有此辦法亦復效尤遂改換題目另造一案仿照辦理

此其一也。州縣卸事之後，欠款甚多，或捏一名色藉稱因公賠累，私求本管府州批准分年流攤，或憑監盤說合公立議單分年攤認，或以抵款不敷將交項剔出數條歸入攤款，或以前攤未交又請展攤數年，以爲延宕之計。此其一也。卽偶爾一虧空之員，恐其罪名較重，不肯將虧數全行托出，仍刪除數款歸入流攤。此其一也。接任之員，其始也未嘗不刻意認真，及至交相勸說，見上司批准流攤有案，仍卽接收。既接之後，又視爲攤款無關緊要，並不按日交出，任其短缺。陳陳相因，愈積愈多。此等名爲攤款實皆正款，總由本管府州姑息市恩，一意通融徇隱，以致不肖之員肆無顧忌，習以爲常。又

如墊完民欠私糶倉穀寫立欠票物件作抵等類均係
積弊大端本司自上年七月到任以來細加訪察得悉
前情卽經剴切通飭不准混攤以冀痛除積弊現奉
特旨清查舊虧所有從前虧抵各款皆當徹底嚴查務
令水落石出舊虧旣應查明新虧尤宜杜絕若不藉此
畫清界限革除積習何以挽狂瀾而杜流弊今就本司
管見所及酌擬數條臚列於左

一凡修理一切工程概不准流攤也查州縣修理城垣
監獄倉廩衙署廟宇棚廠橋道以及一切工程如逾
保固限期實在坍塌應修例准詳請動項原不責令
地方官捐賠如果工程緊要必須修葺何難照例詳

隱批准流攤卽將府州嚴行揭參或經監盤說合私議流攤卽將說合之監盤濫接之後任一併嚴參所攤銀兩分別著賠。

一凡一切因公費用概不准議攤也。查地方偶有公事或緝拏匪犯或偶遇差使及一切因公費用本應各歸各任辦理乃州縣於得項則視爲分所應得於公用則不肯自出已費往往於交卸之後私求本管府州批准分年流攤或憑監盤說合公立議單分年攤認自開此端不肯之員遂相率效尤捏造賠款紛紛詳稟爲掩飾虧空侵挪肥己張本以致攤款日積日多虧空愈積愈大更當嚴行禁革以杜流弊應自道

光元年起不准再有此等流攤名目。如果各州縣實有因公賠累過多之事，且能辦理妥善者，自當酌量調劑。倘敢仍蹈前轍，卽照前條分別嚴參。

一民欠不准再有墊完也。查徵收錢糧定例按日計考。原所以察州縣之勤惰，各牧令如果秉公催科，將書差銀匠人等之弊查察革除，百姓自必踴躍輸將，斷不致任意拖欠。無如近來州縣往往任聽書差蒙蔽，滋弊日多，以致催徵不起。及至奏銷不足分數，又復規避處分，挪新掩舊。接任之員亦各輾轉挪移，經年累月，變成無著。此亦攸虧之一大端也。查捏報全完例干革職，乃竟相習成風，任意捏報，不可不申嚴禁。

絕應自道光元年起。凡丁地漕項。蘆課等款。再不許絲毫墊解。如敢規避處分。仍前挪解。卽照例請參。並著落本員賠補。不許後任接收作抵。如後任徇情接收。除揭參外。卽將所墊民欠著落分賠。該管府州知情容隱。一併參處。

一倉項不准作價流交也。州縣倉儲米穀麥豆等項。均應實儲。以備緩急之用。定例原不許作價交代。乃州縣平日習中食用。往往動碾倉穀。甚有藉請出糶。出借之時。私行多糶。漁利種種弊端。不一而足。蓋私糶可獲車價。而交代只須每石作銀六錢。是以相率效尤。任意動缺。名爲作價流交。又不以實銀交出。問其

穀則曰有價。問其價則在抵款銀穀兩空。實堪痛恨。其或奉文買補。由司領去價銀。仍不卽買。轉將價銀挪用。虛出倉收。並又以例價不敷。擅行挪墊。委員盤驗。又往往通同徇隱。並不親往丈盤。僅取該州縣覆文。率行加結。及至交代短缺。輒以氣頭廠底爲詞。作爲賠款。殊不知氣頭廠底。不過數十石一二百石焉。能盈千累萬之多。乃相習成風。以至通省倉項大半空虛。此亦致虧之一大端也。應自道光元年起。州縣倉儲米穀麥豆等項。除奉文碾撥及舊虧奏報有案。未經買補各數外。其餘應實儲若干。不准作價流交。倘有短缺。令後任據實揭報。不准接收價銀。如敢仍

踏前轍通融接收亦照前條分別嚴參

一接收交代不准私立欠票也查州縣倉庫錢糧絲粟均關國帑如有虧短應卽據實揭報參追治罪不容稍有隱徇如後任通融接收虛出通關例應革職分賠定例不爲不嚴乃近來交代往往互相通融私立欠票輾轉流交幾致國法可廢尙復成何治體更須嚴行革禁力挽頽風應自道光元年起凡遇交代不許絲粟短交如有虧缺責成接收之員據實揭報請參不許稍有容隱倘敢仍行接收期票一經發覺卽將本管府州及監盤同前後任一併嚴參治罪一接收交代不許以物件作抵也查州縣錢糧應儘徵

儘解不容稍有存兩致滋虧挪。節次清查案內竟有以陳設玩器及衣物等項暫行作抵者。此等物件如果可以售變。何難即時變價移交。乃必欲暫抵其爲高擡價值。以少抵多。顯而易見。況倉庫均關國帑。豈容以此等物件作抵。急應嚴行禁革。應自道光元年。起永不許再有此等抵款。亦不准後任接收。倘敢故違。卽嚴參治罪。

以上各條。皆各州縣掩飾虧挪之弊。必須嚴行禁革。有犯必懲。而其大要尤在本管府州同心協志。實力稽查。蓋府州爲親臨上司。見聞最近。不能隱瞞。凡州縣交代虧缺。不應抵而混抵。不應攤而混攤之款。雖

有監交說合無不先向本管府州請示。如果府州秉公持正。監交之員何敢擅行立議。接任之員亦何肯濫行接收。嗣後如再有濫抵濫收各弊。應將本管府州一併專摺特參。庶足以昭炯戒。其直隸州交代。係本管道員專責。應照知府一律辦理。如此明白通飭。庶俾各牧令咸知道光元年以後倉庫一有虧短。卽當嚴參治罪。絲粟不能掩飾。自必各顧身家。諸從節儉。續虧之弊。可以稍杜矣。

答汪方伯書

曾 鏞

呂叔簡曰。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仕風難。仕風變而天下治。所以然者。民風從乎俗。非必有干譽干

祿之見固結而不可變也。士風從乎學，非遽有患得患失之心。戰悸而不能變也。若仕風則富貴之權誘於外，利害之念迫於中，有欲變而不能自立者矣。有變此而無以自容者矣。董子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爲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今下而州縣仕也，任變民風；士風之責者也。上而督撫亦仕也，又操變仕風之權者也。督撫之賢者，誠不乏人，竊以爲失於粉飾太平之意多也。州縣之不肖，誠非一端，竊以爲壞於誅支彌補之故亦不少也。財賦者國之大政，天下之大命也。盛衰興廢靡不由之。今州縣虧空之弊極矣，前此爲上司者既不能慎之於始，姑息調護，釀成巨弊，至於今日新

故相乘各存一切微倖苟免之心。其謹弱者日夜勾稽以免咎。而窮年有所不支。強悍者苟且補苴以干進。而外此舉所不知。又何暇加意於汎汎然之士風民風。爲從容摩厲於農桑學校間哉。是故言兵刑。向曰辦案。今且有所謂做案者矣。言錢穀。向曰交盤。今且有所謂交帳者矣。此仕風一大弊。州縣之不肖。亦上司粉飾之過也。大臣身膺國計民生之寄。卽無慮久欠發露。罪且及身。一旦橫有方千里之災。一省突有數州縣之盜。倉皇待濟。問何以給。雖然。欲彌補必設法矣。洵思之設何法。財賦者不雨於天。不湧於地。欲舉一二十年之積弊。驟取償於歲月。非賡民何由得此。夫徵斂之際。貪墨之府。

所虧多不過損國家半歲費耳。未爲大病也。而府庫無空名之承受。歲時無先期之催科。民免浮額之誅求。吏少借端之剝削。不補而財轉實。不彌而法已行。豈不直截。何計出於童穉之所知。而事苦於國家之所難也。古今國勢之強弱。治亂之不患蓄積之不多。患度支之無實。不在災凶寇盜之有無。在吏治人心之動靜。孔子與子貢論政。至於必不得已曰去食。去之乃所以足之也。稽不能爲此。則且取州縣之大貪縱者誅之。究之奪且迫之。以懲一時。其在中材。則且視歷任所虧量其多寡。假之歲時。或三四年。或七八年。或十年。分年賠補。一切急遽苟且之法。概行罷去。庶幾州縣之職得從容從

事守牧以上亦得以風化相董率而不至以財賦偏注於一途。國家之財有可得而理。師師之風亦不至遽壞而不然者。急則敗矣。上以此蹙之。官官必以此剝之。民幸而無故取怨讎耳。設不幸而小小加以災凶寇盜。一夫偏袒千百景從。此時卽欲傾一邑。虧補之數爲一邑捍禦之需。其可得相當耶。是故國可貧。民必不可使窮。夫豈獨民不可使窮。卽州縣亦不可使窮也。民窮則亂。官窮則貪。貪固亂之由也。此當今一變仕風之至急務也。至欲正其本原。則無非崇節儉。節儉之道壞其大者固莫如上司苞苴之公行。歲時舟車之繹絡。然上能絕之。使不上行。下不能抑之。使不自縱。則是能節之於

公不能節之於私。終無益也。每見一行作吏。服食起居。便諾儒素。方其蒞任。負逋不貲。而遠近尙視爲金穴。輒轉引薦。擎履調笙。充滿廊廡。一人所蝕。少者數十。多者數百。甚或盈千。一署之內。用以致富者不一。奈何其不窮且貪也。愚以爲胥役。害民使令。眾害官。此皆力宜裁抑者也。若夫欲循職守。則莫如少更調。古今吏治之壞。多起於不久其職。漢宣帝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久於其職。則民服教化。其二千石有治理效。輒賜金增秩。或爵至關內侯。迨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故其時吏稱職。民安業。號稱中興。宋文帝恭儉勤政。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期爲斷。元嘉之際。四境晏安。戶口蕃息。亦

三十年左雄上疏言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久長特選橫調損政傷民各皆在此此真達吏治之言也。國家之留祿崇卑大小固所以鼓人才年限太拘未免沈滯然亦宜稍持久不宜太煩庶幾上下相望賢者得以究其所施中材亦不敢心存苟且故吏之不才者雖終朝橈之不爲驟若見一吏才輒調一缺所調員缺又加調焉而更委員署之且無論五月報政期月已可世難其人恐二三強幹之員轉相促急精神作用不在下民專在上司更何怪盡心守職之難概見也。愚以爲地方多一衙門適多一地方之累官府多一更調并多一倉庫之累吏胥得乘間舞弊故此尤當謹也。

若夫羣下之所揣摩大員之所顧忌。內自獻納之微。外
訖軍國之大有。非法制可得而閑者。而今日未敢悉言
也。

牧令書輯要卷十終

牧令書原編江跋

甚矣吏治之難也子儗鄭卿黃霸漢相乃子長孟堅修
史不列於卿相而退見循吏何哉想其秉筆時深知循
吏之難得無子儗黃霸則傳爲減色此子長孟堅之苦
心不謀而合者也吏治豈易言哉夫至作吏之時始習
爲吏治其生平所讀何書所學何事以古循良自待者
當早計之矣今天下制科之文淪入肌骨一第之後所
學盡爲無用而所用皆非所學非具過人之才鮮不茫
然失據泥又有聲色貨利以汨其心卽不然溺情文墨
肆志風雅其廢失時事較好聲色貨利者有清濁之分
無是非之別也使易其所好而講求實事初雖茫然久

則了然且仕且學亦未爲晚蓋一州一邑之中自錢穀
兵刑農田水利蠶桑學校捕盜救荒諸大政是六官庶
司之所分職而州縣獨兼之甚矣州縣之難也天下者
州縣之所積牧令得其人則州縣治州縣無不治則天
下治矣顧安所得牧令之賢且多耶世之業醫者眾矣
好弈者亦眾矣豈必人人皆扁鵲人人皆弈秋然扁之
方爲病設病已而方傳秋之譜以弈成弈久而譜備人
苟以扁之方秋之譜思之思之神明而變化之其於病
未有不宜於弈未有不勝較私心之創爲方與譜者其
難易工拙何如耶致初先生潛心吏治數十餘年輯成
牧令一書采自當代名賢法不拘古言不託空廣益集

思美矣備矣不以開爲不才屬參訂其用之州縣誠爲
扁之方秋之譜然二子之方與譜雖善苟用違其宜猶
將敗厥事若此書則隨地隨時信手展閱皆能益人神
智固爲牧令之津梁而括而通之天下無餘事矣牧令
云乎哉先生可謂不惜金鍼者矣畱心吏治者當鑄金
事之戊申八月江開跋

